

苍天有情

下 陆大明●著

漓江出版社

苍天有情

下 陆大明●著

漓江出版社

苍天有情（上·下）

陆大明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35 字数 847 千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 7-5407-2398-0/I·1452

定价：56.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二十九

一场透雨过后，辽陵小城又绿了许多。

当现代文明之风，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沿着燕山山脉、古长城，沿着铁路，悄悄地来到这弹丸小城之时，辽陵城也在无声息地变化着——楼高了，路宽了，人洋了。这几年，尽管再香很少足驻小城，但每回来，都给她耳目一新的感觉。她搭车进到市里时，正是城里人上下午班的时间。街上行人多，自行车更多，像潮水一般，一辆接一辆，沿着马路两侧的自行车通道，鱼贯而过。

别看再香在村里有些张狂，是个喜欢戏闹、爱开玩笑的活泼人，进了城，一见城里人多的那种乱轰轰的场面，她就心烦了。她决计先躲躲心净，等街上人渐少，消停了，再办事亦不迟。于是，她在一街心小花园的凉亭里坐了下来。

看来，人是个宝物。一个半小时前，她还背靠松散的沙滩在大凌河洗着身子，而现在却跑出近百里地，成了城里客了。你当她愿意在这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凉亭里小憩，浏览近处那宽阔的街道，远处那标志着现代文明的鳞次栉比的高大建筑群吗？我们的再香是忙人儿呢，要不叫她心里窝着一口气，要不叫她想达到一种目的，至少在现在，她是没这份闲心光顾这座小城的。

写到这里，读者不免要问，再香进城准是上法院告状的吧？一见到了上一章末了的那段文字，搁谁也得替再香的命运担心哪！唉！余贵山那个流氓恶棍，趁人家香子不注意，便施以强暴，干出那种缺德的事儿来，这样的人，怎能不告！

在一些人的眼中，何再香当属那种精不精傻不傻的一类人物，

但恰恰是她那种看似不甚检点，大大咧咧的假象，既坑了她，也成全了她。所谓坑了她，那是因为平时男女间的交往中，她爱逗，别人也就逗她，稍过火一点儿，偶时哪位男爷们碰她一下，她也不在意不急眼。余贵山这条色狼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以为她二×，好糊弄，容易就范，才导致他对她产生了邪念。所谓的成全了她，也正是因为平时人们吹捧得她大多，说她何再香的体魄如何的好，关键时刻恐怕一般男人都抵不过，她自己平时也没少埋汰余贵山，说他是蹦八个高儿也未见起能够着鸡屁股的小个子。又加上无论在碾房里，在通往柳树冲的河套上，她已和他打过两次交道，他均未能占到便宜，因此这一次他纯属“偷袭”，那也无所谓！无论到任何时候，她人高马大的何再香绝不应惧怕他小矮子的余贵山就是。正因为这一虚荣心理，在她头脑中占据了上风，因此，才使得她在那一时刻，处“变”而不“惊”，头脑能迅速地变得冷静，并且迅速地拟定出了意在急剧地摆脱余贵山百般纠缠她的那一方案来。

这么说吧，请读者一百个放心。一个半小时以前，她何再香确是大大方方地随其余贵山，钻进了四周被树毛子遮挡得严严实实，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金杯一三〇汽车楼里。这之后，他余贵山半点儿便宜也没捞着。相反，他意欲强奸一位年轻貌美的农家妇女的动机和企图，乃至种种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拙劣表演——这些都足以能定他余贵山有罪的证据，已经被她牢牢地攥在了手中。

证据是什么？一盘录音磁带，外加余贵山耍流氓时冒出的几滴滴在她裤子上、大腿上的“坏水”儿。就这两样东西，到法院一告，他余贵山非被绳起来不可。

被凌辱的再香就是在这种盛怒之下，连家都没回，穿上二媳妇给送来的衣服，掐着盘磁带才搭车来到城里的。进城后，她首先要做的是，带着这盘磁带闯一闯余贵山的家，和他那不是人揍

的老子会会面，并且以此为盾牌，和余的老子讲讲价钱，干嘛俺办个浴池，你这老棺材瓢子就这么难为我们？这么说吧，你儿子犯法了，你想让你儿子不进去，事儿就得给俺办成，这是最起码的交换条件！不介，咱们就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再香这样做，确有其不够冷静的地方。现在，一旦在街心公园的小凉亭里落座后，当她发现相邻的几位带着孩子的城里妇女，都用异样的目光望着她时，她瞅了下自己，这才发觉小裁缝很是随便地给她拿来的那件上衣，显然在城里穿它不适宜，有些太土了。在这几位衣着入时的卫生球眼珠里，说不定把她当成个疯子呢！再香坐在这里很不自在，顿时对城里人产生了恶感，心里骂道：这些城里娘们，看似溜光水滑，其实脖子往下都是屎！你看不上俺山沟里人，俺还半拉眼珠瞧不上你们哩！不就是一个月打两壶好醋的那点儿薪水么？有啥了不起！既罢现在，凭经济实力，你们当中随便地拉出来一个，俺也比得上你。何况有朝一日，等俺悦再来的浴池开上了，效益大大的好了时，还有你们的么？真是！

一气之下，再香挪了地方，来到了另一街心凉亭处小憩。这里三位拄着拐棍儿的耄者在晒太阳。三位老人在伞亭围栏里的石凳上端坐着，像三尊木雕戳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再香受其感染，也端坐在了那里。眼下，她唯一担心的是，余贵山这个臭流氓，他提供的家庭住址准确吗？别我傻妈似的按他的说法儿乱找一气，到头来再不是，那可就犯傻啦！对她来说，莫非今天真就不走字儿，不是个好日子吗？在去河套以前，本来就发生了一次险情，不叫徐贵，她命就没了。在河套里，又遇上了余贵山这么个流氓恶棍，进城后，是否也背时，这可就难说了。

思路进展到这时，她恨不得一刀捅了余贵山才好！但总体一想，他余贵山的企图没得逞不说，单就事论事，她也算是胜利者。那工夫，在金杯一三〇的汽车楼里，他要干，她不让，于是他就

动武。见事情不好，她只得忍辱负重，用好话哄他，想干可以，但要有条件，于是余贵山为解决“基本问题”，啥都许诺，啥都答应，啥都当她说，她也便把他的底细摸了个透透——他城里家的确切地址，就是这般讨弄来的。

想到这儿，她又情不自禁地由兜里掏出那盘磁带来。不看还罢，看着它，一种不安全感突然袭上心头。她想，他想吃荤，荤腥未沾着，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一盘新带又被“偷”了去。单是丢带，余贵山这小子压根儿不会介意，对他来讲，丢一盘空白磁带如同兜里漏出个一分的钢崩一样，没啥大不了的。问题是余贵山不是傻子，一旦醒过腔来，知道也能分析出她何再香即是对门儿的三巨头儿，不会下溅和小器得连车上的一盘磁带也要顺手牵羊到拿走的地步。她很可能是巧妙地利用上车里的立体声收录机，把他说过的话全都给录了下来。如果他能分析到这一点，那他将会脑羞成怒的。

再香明白，人一到急了眼，一旦把死字抛出在外，是什么狠毒的事儿都能干出来的，更何况他余贵山本身就是薄家的打手呢？

一种由此而产生的恐惧感掠过了再香的心头。她知道，除非他余贵山不开车追上来，追上来就没她好。听说城里街面上，他的铁哥们挺多，想收拾她容易，而且压根儿就用不着他余贵山出面！

一这样想时，她倍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再香心想，她是乡下人，虽来过城里几次，但对小城还不熟悉，说不定，眼下这个小凉亭就很不安全呢！真要冷丁地由四周的绿篱或塔松后面蹿出来几个“愣妈”，手带凶器上来，捅你一刀子，捅完就走人，迅速地消逝在人流之中，我的妈亲，凶手你上哪儿找去？一刀把她捅死，两眼一闭，也就无所谓，心安理得地去阴朝地府找她的花益海去了。问题是她捅不死你，弄得你残废，或半残废，往后这日子还咋过？别人都好说，我那二宝宝，他可

是可怜哪！

往下，再香不敢想了……

因急于奔城里，晌午饭都没顾得吃，到这时，再香肚子早饿得稀瘪了。本想在此略做小憩后，顺便去凉亭对过的小摊点买份面包，填饱了肚子，再按余贵山提供的地址，前去拜访他的老子。但这一计划，都被方才掠在心头的那一层阴云所吞噬了。她心想，去古庙街吗？无疑等于自己往枪口上撞！仍在眼下这个地方呆着吗？那更是自我待毙！这凉亭显眼，而她这人，这块头，这身打扮儿，也很容易被余贵山发现目标。看来，只一个地方既保险又可去，这就是去法院，告他余贵山去！让法院马上把那个流氓恶棍绳起来，这样或许会好些。但法院就那么听你的吗？你呈状子，人家接是要接的，但是否马上就办，那就由不得你，得一步步地按程序来吧？

她不由得又想起被她录下来的余与她的那些个对话来：

“……二嫂，快，你倒脱裤子啊！嘻嘻，你躲个啥劲儿呢？实话告诉你，四个车门儿我都锁上了。痛痛快快儿地让我来上一把，尝尝胖娘们是啥滋味儿，只要我过够了瘾，咱们啥事儿没有，干完了，看你表现，我还兴许给你个三五张白边儿呢……”

“你拿我当啥人？我又不是妓女！”

“那是你说的，我没这么讲，现在这社会实行的是等价交换，我舒服了，你‘辛苦’了，真要扔给你几个钱儿，你就收着，这不叫卖×，懂吗？”

“少摸摸索索的，想摸，摸你妈的去！”

“你她妈的别不识抬举，再跟我来这套儿，我一螺丝刀撬死你！”

“别！我才刚是气话，你别拿那东西比划好不好？你撬死我，你捞什么好？杀人偿命不说，我这肉沙发，你可就‘坐’不上

了。”

“看你一会真一会儿假的，你别泡，想让，就趁早脱……”

“泡你啥话？泡你，人家不愿意，该摸的地方，你不也是摸着了吗？看我这两奶子叫你给整的，都起杠子了，现在疼得厉害，没这情绪呢！”

“你也有情绪？那不叫搞破鞋了么？我不管你，反正我今几个高低得捞着，可以稍等你一小会儿，不让可不行！不介，我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别！你见嫂子动情，说明你看得起俺呢。再说，嫂子守寡这长时间，5年没尝着男人的滋味儿了，也巴不得有个男人睡俺一回，只是这车里也不得劲儿呀……”

“不得劲儿，他黎瑛还不是叫俺姑夫给操了，就在这车里，这可是那小×亲口当我说的！”

“噢……”

再香想，上面她所应对的那些话，处在当时，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意在拖延时间，以便寻找金蝉脱壳之计。事实证明，这是对付色狼的行之有效的作法。后来，终于捱到了二媳妇送衣服来，把这事儿给冲了……。想到这里，再香已变得彻底地冷静了。经过一番前思后想，她认为这时就去法院告他，确实有不稳妥之处。好比说你真要把这盘录音磁带送到法院，叫人一听，甭别的，就方才后面那几句对话，姓余的那小子没理不假，你就理直气壮吗？人家愣说你一个寡妇家勾引他小光棍儿又咋办？相反，我要是他余贵山，也要抓住“巴不得有个男人睡俺一回”这句话不放，愣说你何再香主动愿意的，不介，你一个寡妇，咋连砣砣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光着膀子，赤裸着上身儿，在河套里洗澡时，有意显示你那两个×玩艺儿不说，还钻进了归人家所有的“一三〇”的驾驶楼里？你说你不愿意，有何凭证？要知道，在这之前，可只是两人的事儿，并没有音可录哇？

再香经过一番思考后，认为古庙街去不得，上法院告状，又怕告不赢，担心到头来狐狸没打着，反惹一身臊，为此，她很气恼！但气恼有什么用？趁在此小憩的这当儿，她彻底地挖了一下思想根源。自上一次在通往柳树冲的干河套，当何再香由余贵山的嘴里套出了他爹确是锅检所的所长之后，她便下了决心，找个适当的机会，再把他爹家的确切地址套出来，那工夫，金杯一三〇汽车里，当她获知其家的详细地址——古庙街 28 号楼 4 单元 4 楼 1 号时，她再香几乎忘掉了瞬间所发生的一切，代之而来的是一个迅速成形了的念头，一个既可报复一下余贵山，又可让她大出风头的行动方案！的确，获得这一“杀手锏”过后，她很想在丈母娘和小姑子二人面前献篇一下——你们为之张罗了那么久，人没少托，劲儿没少费，钱没少花，证还很可能办不来。而她何再香呢，别看轻易不出马，一出马即成功，而且是速战速决！这，你姑嫂俩不服，行吗？

现在想来，自己这一想法该是多么的天真幼稚啊！

再香想，这也去不得，那儿也不能去，那么，就总这么一味儿地在这小亭里呆下去吗？

到现在为止，她方感觉到自己是多少的渺小，多么的影单形只，多么的没有主见！一个人，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势单力薄，若想形成力量——那种足以抵挡得住包括余贵山在内的任何一位异性的骚扰或袭击，以使之任何时候都能够处变不惊，临危不乱，那只有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给由悦春嫂为主的这姊妹仨，这一小小的群体的时候！也只有在这时，方能显示出这一团体的威力所在！再香头脑清醒了，她认为，就从自身的安全考虑，她也别无他路可走，只有先把悦春、来秀二位找到，然后再商量是否去古庙街。此刻，她们不就在城里吗？

主意打定，她顾不得腹中的饥饿，立马地行动了起来。

“到哪儿找她俩呢？”再香想。

远处 11 层高的邮政电报大楼的钟声，已明确地告诉她，现在已是过午 3 点，时候不早了。这姑嫂俩是否已把事情办完，乘车回家去了呢？她最先来到长途汽车站，偌大的车站里，就差耗子窟窿没钻进去了，仍不见悦春和来秀的身影。

几经深思，既然末班车要晚 5 点钟才发车呢，时间还撵趟，她决定抱着试试看想法，闯一闯县锅炉检验所，她分析，她们姑嫂二人很可能仍在那儿滞留。

多处打听，几经周折，才在离长途汽车站至少有三站远的一个小胡同的临街口处，找到了锅炉检验所。

这个被花氏三姐妹崇尚不已的衙门口，其实是个很不起眼儿的小院。她由门卫的一个干巴老头那里得知，头午确曾来过两位农村妇女，通过对长像模样儿的描述，再香认定正是她要找的悦春和来秀。老头告诉她，她们已在半小时前走了。

“大爷，您老注意没注意到那两个女的出门口时，情绪如何？”她怕老人听不懂，又追问一句：“对了，就是说，有笑模样儿没有？”

“我看的是门儿，管的不是模样儿，她们笑不笑，我哪知道？真是！”话到这儿，倔老头那干瘦细长的脖子，像乌龟一样儿地缩回到了窗口里。

再香急得直跺脚，她在检验所的门外，徜徉了一会儿，抬腕看表，见时间来得及，便径直奔县政府机关走去。

县政府机关离锅检所不远。由一幢长长的老式四层红砖楼外加后边的一溜平房组成。

和她的公爹老花雷一样，若讲整个县城，她何再香最熟悉，打交道最多，却又实在不愿意来的地方，也就是县政府的这幢大楼了。5 年前，她成了民政局、武装部小会议室里的常客。那时，她只要一来，这位 24 岁的普通农家妇女，其级别马上便一跃成为

县太爷的待遇。出门有车接送，吃饭进高间，开会戴花朵，住宿有空调。但只有她心里明白，这些个表面上看似很荣耀，令人倾慕的待遇，饱含着几多辛酸的泪水，因为这是用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换来的啊！那时，一见到这幢显示着权力与威望的四层大楼，她眼里便浸满了泪水，真想大哭一场才好，可当时的形势又迫使她不得不做出欢颜。人都死了，却愣要乐乐呵呵地在大会小会上，如何地称颂着死者的功德，这是多么的身不由己啊！

不管咋说，那一段非凡而又令人难捱的时期，总算熬了过去。屈指掐算，再香已有四年多未曾光顾这里了。既罢如此，她对这楼里的情况，尤其是她曾打过交道的武装部、民政局的情况并不陌生。诸如这两个部门的领导哪位离休，哪位在职，哪位已调走，她心里基本有数。熟人好办事儿，她由锅检所奔这里来，就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最后一次以烈士家属的身份儿，找找这些个为她所认识的领导，求他们给帮忙，把那锅炉检验证弄到手。

结果，她要找的未找着，却在楼道里遇见了宋部长。

宋部长，就是前边所介绍过和包乡长谈话的那一位，再香是在5年前的酒桌上认识他的。她知道这人很健谈，笔头子也挺硬。再香不会写文章。在那些个非凡的日子里，她应邀给人做报告，其报告草稿大都由他经手。不知何故，这位文质彬彬的部长大人，给她总的印象并不好：说话不实在，盛气凌人，官架子太重。

走廊里，他们相遇了，宋部长见她从迎面走来，老远便热情地伸出了手：

“噢，这不是何再香同志吗？快请到我的办公室里坐！”

待再香不大自然地进了办公房间，在金丝绒沙发上坐下后，宋部长端来沏好的茶水，像侍者一样地站在了她的身边，直至望着再香呷了一口茶水，这才习惯性地用左手动了动眼镜架，一边端详着再香，一边面带微笑地说：“好你个香子，真是心宽体胖，如果我不记错的话，我们最初交往时，你身体可没……”

见对方话到此处，有些别劲儿，似乎是不知如何形容为好，于是，再香替他把话说完：“没这么肥实是吧？我这人没心没肺，傻吃贪睡，三个饱一个倒，那还有个不胖的？”

“喔，话不能这么说。”宋部长边在她面前踱着步子，边更正着她的话道：“埋汰自己也得看火候。起码在我面前，你不该如此，对吧？别看你这么长时间没来，可并不等于我对你们的情况不了解。怎么样，你们张罗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再香为之一振，转而佯做不知地问：“我们张罗什么了？”

“这，你就瞒不了我喽！”宋部长很是得体地笑了笑，问：“你们想办个浴池，而且已经开始操作了，是不是？”

“嗯哪！”初中毕业的何再香，当年在千人以上的大会上，曾多次做过报告，应付这样一位端腔拿架的宣传部长，岂不是灵活自如：“宋部长不愧是父亲官，下面的情况掌握得真清楚。我们就是……”

宋部长连连摆手，很是谦虚地说：“小何，这一点你说错了，为父母官者，应当是县委书记、县长同志也，他们是县的党政一把手，这种称呼也只有他们才够格。”

何再香赞同地点点头后，有所引伸地问：“对于一个乡来讲，称乡长、乡党委书记为父母官，总不算错吧？”

“那当然，你这样称呼你们的邓书记就完全可以。”宋部长郑重地点着头。

“噢，你是说秋面瓜？”再香撇撇嘴儿道：“宋部长，恕我何再香不客气，老同志绝大多数都为革命有过贡献，是好样儿的。可不乏也有昏庸之辈，俺那邓书记就如此。他这人，百姓都说他占着茅坑不拉屎，船到码头还恋江，也真是太耽误事儿了。像包乡长那人，别看调去的时间不长，可我们一眼就看出他有才干，也特能干！你们干宣传这一行的，既是吹捧人的，可就得长眼睛哟：当然，我这是题外话，听不听是你们的。”

宋部长苦笑了笑，对再香的这番议论，没立即给予回答。待他坐在自己那宽大写字台后的转椅上，掏出红塔山香烟，用上好的防风打火机将烟点着，深深地吸了口，眼睛紧盯着对面墙壁上写有“难得糊涂”的字画，看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地转过头来，问：“再香同志，我万没想到，我苦于张口的话题，却叫你给直白了过来。话你既然这样说了，那不妨我们可以聊聊，你知道，我唤你进这办公室来，就真的没有别的用意吗？”

“别的用意？”再香喃喃道。

“对，你不妨猜猜看！”文质彬彬的宋部长，当他意识到如此发问，对一位来自山沟沟里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接受不了之时。于是，他既是表白自己，也是提示着对方：“再香同志，如你讲，干我们这行，既是吹捧人的，不免就要对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进行一番评价。因此，我有必要当你了解一个人，当然，这人绝非是普普通通的庄稼百姓……”

“你是说，你要了解一下你们县委所掌管的一位干部？”

“对！不愧是革命军人的妻子，共和国忠诚卫士的遗孀。”宋部长又一次用手提提眼镜，不无夸奖地发表一番议论过后，两眼直视着再香，开始抒发自己的见解来：

“……再香同志，你是我们最信任的基本群众。从党性和组织原则考虑，我们想通过你了解一位同志，当然，我不说，你也该懂得我这位参加县常委会的一位领导干部的苦衷。就我个人愿望，我也不想轻易地得罪谁，但从关心爱护一位同志的角度出发，却又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点，还希望能得到你再香同志的谅解与支持哟！”

再香瞪大眼睛，疑惑不解地问：“宋部长，你这是……”

“没什么。”宋部长做解释说：“因为这人你熟悉，甚至还部分地参与了你们的活动，而且你方才还赞扬过他……”

宋部长后面的一番话，再香没认真听，她这时思想开了小差，

正在想自己的心事。她未等听明白对方说的是啥，便不住地点头，满口许愿道：“宋部长，你只管问，凡我知道的。”

于是，中共辽陵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宋剑龙同志，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说到这里，我想了解的这人是谁，你该知道了。一句话，这位同志，当初我们调他到你们乡时，是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厚望的。只可惜，他在很大程度上辜负了组织的期望。当然，我承认，做为一位未来乡长兼党委书记的人选，新到异地，急于想改变当地落后面貌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可否认，一个人确有一个人的打法儿。但不管打法如何，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是必须记住的，这就是要以一个乡的根本为要。做为你们天马池乡，什么是根本？什么是大局？农业嘛！你们乡和油田毗邻不假，千方百计地把各种经济搞活，这个也对！但最根本也最应该抓紧解决的还是以如何能养活全乡近3万人口的温饱问题为要！恐怕不仅是抓抓一个酒楼，两个小店，三个乡镇企业就能解决问题的吧？民以食为天，做为农业战线的一名基层干部，连这点儿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工作起来，岂有不偏离轨道的道理？而恰恰在这方面，这位同志抓得就很不得力，群众对他的意见不小哩！”

到现在为止，何再香听出味儿来了，这哪是在了解老包个人的情况，这是为人家老包戴帽定性呢！于是，她话中有话地反问道：“宋部长，你是说有人反映他不关心农业，屁股坐错了，对啵？”

宋部长不置可否，表示沉默。

何再香的脸也变得严肃了。她竟沉不住气地站起来，替至今虽未从宋部长的嘴里道出姓名来，却彼此心照不宣，均知道那人是谁的那个人辩解道：“宋部长，别说我不配合你，打扰了你老人家的兴致。依我之见，我看他的本职工作，就干得很好，很出色。

起码他这么做，对于你们县委的扫黄工作，也是一个推动嘛！”

“看，看，果不出我所料，稍一涉及点儿服务行业，你就不高兴了不是？”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再香面部表情的宋部长，早已察觉出对方明显地不悦，很会掌握火候地开了句玩笑话后，又转而变得严肃了起来：“谁叫我是宣传部的部长，谁叫我掌管的是意识形态了呢？尽管我不是组织部长，不管考核干部，但只因为我参加常委会，就该对这位现正处在考验时期的干部负全责！谁叫他有那么多的群众举报信，而且信中所涉及的一些内容，甚至在你何再香面前都不便于启齿呢……”

也不知道这位有文化的宋部长同志，往下还要道出多少个“谁叫我”的排比句子来，总之，何再香实在是不愿意再听他满嘴喷粪了，她就势提出了很是得体的意在告辞的理由来：

“宋部长，我这人好说，对你们这些当官儿的，凡收到检举信尤其是匿名信，便一概要查的作法有看法，你敢保证写的每封举报信都那么真实，就没有诬告掺假的成份？既然你们当领导的信这个，在我面前又不便明说，那对不起，宋部长，我该走了，我还有事儿呢！”

说罢，她不顾宋部长的一再挽留，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

去一趟县委大楼，事情未办（两个部门她熟悉的人不在，县武装部又搬了家）却惹了一肚子气！再香步下大楼的最后一层台阶时，曾心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登这鬼衙门口了。但转念一想，此次和那位拿腔拿调，总把自己的职务放在嘴边儿上的宋部长，会一次面儿也算值得。其码叫她知道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宋部长道地是小人一个，得叫包乡长提防着他点儿呢！说句实在话，最初，当宋部长满热情地把她让进屋里，再香一时心血来潮，还蛮指望她所熟悉的部长大人能适当地给她们走走后门，给锅炉检验所打个电话呢！谁料想，她和他一俟落座后，尤其是部长大人的

讲话进入“高潮”时，他便一个劲儿地攻击开了包乡长，话里话外，明显地渗透出包乡长和花家楼的悦再来小店，和该店的两个寡妇，尤其是和俺悦春大嫂接触了几次，便仿佛是大逆不道，犯了某种“方向”、“路线”错误似的，你说这位宋部长气人啵？当时再香可真动了肝火，也亏是这位宋部长话未明说，只是含沙射影而已，只要他点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来，再香知道，就凭她那火爆脾气，非在办公室和这位部长大人吵吵起来不可！到后来，架虽未打起来，但在当时，她已经打定主意，宁肯这浴池不办，也绝不求他宋部长就是！

当何再香的身影，重又出现在县政府对面那宽阔敞亮的柏油路上之时，天骤然间变黑、变暗。在她重新返回长途汽车站的途中，一阵急雨“劈啪”地下了起来。

她没有避雨，急切地朝长途汽车站跑去。

到汽车站时，再香看看表，四点半刚过，许是发往各线儿的大都是末班车的缘故，车站大厅里众多的候车人都有一种深怕坐不上车的危机感，一俟站内的广播喇叭有响动，不少人便会从候车座位上站起来，直到证明车次与己无关，这才重又心安理得地坐下来。而那些行将检票上车的人们明知道对号入座，却偏要在检票口挤成一团。这一来，弄得整个大厅里乱哄哄的。一见这种场面，再香便烦了。不过人多也是好事儿，因为她这时心里尚有一个小小的奢望，此刻，若能见到悦春、来秀二人再好不过。她清楚，不管她们事情办完与否，她们不可能在外留宿，势必要打票回家。再香是个心里盛不住事儿、有话就要说的人。她相信，如果在这时遇见她们，单是从宋部长那里获得的消息，便足以使她们姊妹仨忐忑不安——因为老包一旦挨整，或者是因和上级领导没弄明白，因此而被调走，这可是牵扯到失去，还是巩固住悦再来小店靠山的大问题啊！趁剪票还早的这工夫，她在候车大厅里已走了几个来回，仍未能寻觅到她要找的目标，正当她就此死